

◎王朝书

多次在你面前经过
月球上的石头
你 光光的
连一块苔藓的贴近也不需要
你任凭罡风和冷雨在你身上吹打
你静静地遗弃在一处叫海子山的地方
没有人在意你
你只是高原上的一块石头

化地而居的人们几乎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东方和西方 北半球和南半球
被各种中心分割成两片 三片 四五片
你 一块月球上的石头
又如何
会被怀揣种种中心的人们所惦记
千年万年
你就这样静静地卧在海子山上看云起云涌

忽然 一天
熙熙攘攘的人 来了
他们将目光投向你
你第一次被人众星捧月

你没有高兴也没有悲伤
一如往日一般岿然不动
你 任凭人们打量
甚至 在你身上刻字

今天又一双热烈的眼和你对视
你依然不语
那眼渐渐远了

风中缥缈地传来你的声音
先于人的
才会是中心

童年时代，故乡山岭的林木能保持得那样好，与乡人对村规民约的敬畏，以及专职人员的日常守护，有着很大关系。在故乡，守护山岭的人，俗称守山人。他们的职责很明确，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守山。

我们所在的羊乌大队，一共管辖七个自然村，各村的山岭多有相互交错，而村庄又大小各别，小的村庄就是一个生产队，大的村庄往往分成几个生产队。大队共有两个大村，一是上半乌村，再就是我们八公分村。通常情况，守山人由大村各安排两人，他们分片看管某一带山岭，这些山岭既有守山人所在村庄的，也有邻村的，都是其职责范围。只所以安排大村的人守山，原因不言而喻，村大势强，更能镇得住人。

守山是计工分的，守山人不再参与所有生产队的耕作劳动。他们一年的工分，由大队统筹。那时，各生产队的每户家庭，人平一年要上交大队三百分工，这些工分，最终折算成谷物钱粮，用来支付大队干部、守山人等管理人员的工资及修水库派工等各项公共性事务所需的开支。

好些年，我们村庄的守山人是瘸腿的周礼老倌和老单身汉希贤，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劳动力弱，但被他们纠缠上了，就得脱一层皮，大家都有点怕他们。经常吃晚饭时，周礼老倌或希贤，提一面大铜锣，噹噹噹一顿猛敲，在石板巷子里边走，边大嗓门吆喝各项禁令和警告，紧接着又是几声震天的噹噹噹，令人心惊肉跳。

禁令和警告，其实简单又明了。不准偷砍杉树，不准砍油茶树，抓住了，罚谷，罚钱，提鼎罐锅子，甚至抄家。有时偏激，连上山捡干茶树柴也不准。村里人家烧柴，只能摸枞毛，接枯死的油茶树叶，刚荒岭上的野生灌木、荆棘和芒箕。

不过，对村里的男孩来说，风声紧的日子，几天不上山捡柴是能做到的，但想要他们长久不捡柴，那也是万万做不到的，毕竟家家户户都要烧火冒烟。因此，我们就常与守山人玩起老鼠躲猫的游戏。

从我们村庄到村前的对门岭、东茅岭及更远的山岭去捡柴，必然要经过江上的三座桥：上游的石平桥，中游的木板桥，下游的石拱桥。村大男孩多，上山捡柴各自成群结伙，下山回家时，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远远地就要侦查一番，看有不有守山人在桥头等着？在哪一座桥等？如果没看到他们，我们就赶紧飞跑过桥，将柴火抱回家藏起来。进了家门的柴火，守山人也管不着。有时，我们看到守山人守在桥头，就赶紧沿着山边或江岸，绕道另一座桥。但守山人也巧，远远看到我们逃跑，他们也会跟着转移拦截。要是被抓住了，我们的柴火就白捡了，被他们抱走。有的日子，守山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四散而逃，他追不上，就会喊着我们的名字，威胁着晚上要到我们屋里去罚钱。这样的情景下，我就曾被希贤吓过好多次，到了家也忐忑不安。

妇女上山接茶树叶，自然也要受到守山人的检查。油茶树叶稠密，老叶枯死后，在树下掉落一地，黑乎乎的，厚厚一层。村中的妇女，常用竹篾子挑了谷箩，到山上接茶树叶，是烧火煮溜的好燃料。茶树叶干爽松散，接叶人装满箩筐后，还会折了湿漉漉的野树枝条沿着筐边密集插一圈，像筒状容器，里面再压实填满干树叶，末了，将桶边的枝梢朝中央收拢，扎好箩绳。这样一大担干茶树叶，足足有齐胸高。有的人，也会顺带捡了茶树柴，藏在干树叶里。这样体型庞大的目标，是很难躲得过守山人的。遇着了，守山人自然要查看插筐边是否用了鲜活的茶树枝，刁钻时，他还要扒开茶树叶检查一番才放行。

此外，刷樘木、乌饭子树等野生灌木作柴的，刷金樱子、野蔷薇、覆盆子等荆棘的，刷芒萁的，刷茅草的，都难逃守山人猎单兽的目光，碰着了，定然要检查是否砍了活茶树条代替缚柴的绳索。

最怕守山人的，自然要算偷树贼。守山人白日里到处转悠，在山岭间伸出鬼没，让人防不胜防。因此，偷树贼，通常在黑夜里行动。不过对于偷砍杉树、甚至胆大包天偷砍杉树电杆的盗贼，要是抓住了，可就惨了。儿时发生的那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早上，从羊乌村突然来了几十上百人，冲进我们村庄，将三户人家围着抄家。原来是村里的三个青年，夜里偷砍电杆树，返回时，被羊乌村的守山人在路上抓住了。三个青年早已逃之夭夭，可他们家的门窗被打坏，家具、粮食乃至家猪鸡鸭，全被抄得一空，无人胆敢阻挡。其中一个青年是单身，抄家人甚至将他家的楼板都掀了，木梁也锯掉，全部扛走变卖。

随着生产队解体，田土山分到户，职业守山人不复再有。乡人对山林的敬畏之心慢慢丧失，贪婪之心沉渣泛起，乱砍滥伐，毁坏山林的事情时有发生。昔日漫山遍野好端端的山林，渐渐毁于刀斧，毁于一场场山火。

格萨尔王诞生

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个赞普达玛乌东赞(俗称朗达玛)于公元842年被拉隆白吉多杰刺杀后，致使整个雪域出现无王统治的局面。各部落首领占地为王，而这些占地为王的首领又都不甘心自己的狭小领地，由此而引发连年不断的争夺战争。战争的结果，又使得雪域之邦生灵涂炭，人民苦不堪言。大家多么希望出现一位贤明的君主统一雪域，减少战争，使大家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格萨尔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时、应运而生。

1037年，多康白岭部落与郭部落发生战争，结果以郭部落失败而告终。在战争中，由于岭部落的僧伦有功，总管戎擦查根把郭部落首领的女儿郭萨拉姆作为战利品分配给他为妻。由于僧伦王家有正妻嘉萨(汉妃)，并生有一子名嘉擦协嘎。汉妃嘉萨心胸狭窄，与郭萨拉姆不睦，迫使僧伦另给郭萨拉姆搭帐房。由总管王出面，对僧伦两妻分家的事做了这样的安排：郭萨拉姆的帐房就搭在嘉萨帐篷的后面，不到别处去。僧伦王跟以往一样，仍然跟她保持夫妻关系，但除了同居外，无权动用嘉萨家的财产，牛、羊、马匹等，由嘉萨任意挑选好的，嘉萨只分给郭萨拉姆一匹骡马、一只母绵羊、一头母牦牛、一只母山羊。后来，所谓“姑娘持家的喜兆，是吉祥四门”的传说，就是由这样传来的。

郭萨拉姆在阿须吉色雅格康多搭好帐篷后，僧伦王于1037年4月与郭萨拉姆同居，郭萨拉姆于1037年4月初8怀胎，怀了九个月八天，于1038年，即藏历土虎年的腊月十五生下格萨尔。这时，最先得知郭萨拉姆生孩子的是嘉萨的儿子嘉擦协嘎，他抱起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很是高兴，并给他的弟弟取名觉如。

郭萨拉姆母子二人生活十分清贫，觉如在1~7岁(即1038年至1045年间)，与母亲在阿须打滚的热火通牛场和打滚的燃尼牛场放牧。其主要居住地在中滚达，中滚达这个地方在现今的打滚乡与格萨尔王纪念馆的中间，即今吉河沟左面的嘎拖寺处。当觉如长到7岁时，经常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与他叔父错通作对，依照错通的请求，总管王戎擦查根召集岭部落各头人商议，决定将觉如母子二人驱逐出白岭地。

1045年，觉如离别岭地，来到玛麦

格萨尔王出生地——吉色雅格康多考

《格萨尔王传》史诗记载：若不知道这地方，吉色雅的岔口在这里。

两河并流哗哗永不停，两山对峙好像双箭羽，两岸草坪坦荡如铺毡，地处青蛙似的山岩前。顶宝龙王库门外边，是莲花生上师授记地。

这吉色雅格康多，在今德格县阿须乡境内，今天仍然沿用吉色雅这个地名。格萨尔王出生地就在这里，距阿须镇政府所在地左下方约一公里处。

吉色雅格是按藏语语音硬翻成汉语音。它本指两河一江，即“吉”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左边的吉河沟(现今当地人仍叫此河为吉河沟)，“色”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右边的色河沟(现今人仍叫此河为色河沟)，“雅格”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前面的雅奢江(现今当地人仍叫此江为雅奢江)，吉色雅格，即取这两河一江之第一个字为名。而“康多”，就是指格萨尔王出生地点，左右前(东南西)三面临水，背后(北面)靠山。

在格萨尔王出生地，雅奢江有随山形的大拐弯，江水从东向西流，一直到浪多(现今浪多乡政府)处，才又拐弯向南流。而吉河水与色河水，是由北往南流，到了康多这个地方，汇入雅奢江。站在吉色雅格康多，三水尽收眼底。咆哮的色河水和吉河水，一汇入雅奢江便静静地流淌，不发出一点响声，好像咩咩叫的小羊羔找到了羊妈妈那样乖顺。

玉隆松多(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汇地)住了下来，其生活更加困苦，靠挖人参果和打地鼠来维持母子二人生活。后来，随着觉如长大成人，尤其是在觉如灭地鼠后，牧草长势好起来，牲畜也就自然兴旺起来，母子二人的生存环境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如还利用得天独厚的商道(唐蕃古道)条件，给来往客商引路、住宿，甚至保护商客的过往安全。这样，觉如挣了一些银两，母子二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051年，觉如到马柯转眼六年，此时觉如已满13岁。他的家乡，多康白岭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雪灾，牲畜无草吃，死亡惨重。而觉如住的地方玛麦玉隆松多无雪，岭地商量向觉如求救，又怕觉如不答应。但雪灾严重，不得已，岭地推选了觉如的大哥嘉擦协嘎和总管王戎擦查根出面去玛麦玉隆松多找觉如说情。觉如对岭地驱逐他母子二人的事既往不咎，同意白岭部落的乡亲们将全部牲畜赶到玛麦玉隆松多来躲避雪灾，并给他们各自都分封了牧场。在觉如的帮助下，岭人度过了雪灾年。

1054年，觉如已经长到16岁。由于岭总管王戎擦查根年岁已高，到了决定究竟由谁来担任岭部落王，由谁来迎娶嘉洛·顿巴降称的女儿珠姆的时候了。由于多康白岭部落内部分歧很大，最后决定通过赛马选王，并要求所有白岭部落的人都要通知到，不得有任何遗漏。觉如母子住在玛麦玉隆松多，由岭族幼系专门派人给觉如通知赛马事项。觉如母子住在马柯，生活虽然艰苦，但他有一匹神智赤兔马。觉如来到岭地参加了赛马，并一举成功，登上了岭王的宝座，并建立了岭国。从此白岭国人，拥戴他为格萨尔王，又称雄狮大王。

1054年，格萨尔王称王时，正是雪域之邦分裂时期，佛本之争由文化中心理些(拉萨)逐步扩散到下部康六岗地区。格萨尔王不为神权、不为族权，制定了一个“抑强扶弱”的宗旨，白岭国为民造福。他为目标奋斗了65个春秋，于1119年去世，享年81岁。

1119年至清朝中期，经过了宋、元、明、清约七八百年的时间，许多智者以格萨尔的业绩为基础，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格萨尔王传》英雄史诗，记载了格萨尔王一生的光辉业绩。

整个阿须草原之大，新中国成立后把它分割为四个乡，江北两个乡，江南两个乡，江北为阿须镇和打滚乡，江南为所巴乡和亚丁乡。站在吉色雅格康多高处，这四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尽收眼底，自然地给人一种天人合一的美景感觉。

四个乡镇政府，每个乡镇政府所辖有两个像莲花瓣一样的长满牧草的大山。这八座大山紧紧围绕着阿须草原，而这草原正中恰是吉色雅格康多。这不正是《格萨尔王传》史诗记载的“天上好似八辐轮，地上犹如八瓣莲”吗？而这八瓣莲围绕阿须镇、打滚乡、亚丁乡、所巴乡四个乡的草原，中间宽敞而坦荡无垠，活像一张铺在莲花心的虎皮。雅奢江水从这张虎皮正中淌过，这不正是史诗中记载的“花虎滩”吗？现抄录一段格萨尔王的母亲郭萨拉姆对吉色雅格康多的评说：

在南赡部洲这地方，东方汉地好像拭明镜。南方天竺好像摆卦单，北方格萨尔像陈供品。西方大食犹如堆经卷，这四大国土当中间。上方是阿里三部区，中央是卫藏有四如。

下方是多康六岗地，外边有六山在环绕。中间有四水奔流急，在长江澜沧两江间。在多康藏区最中心，前山四峰像黑马。后山山峰像山鹰，左山山梁像黄峰。

右山高山像玉峰，天空像是八辐轮。地形像是八瓣莲，中间四壁围绕起。乃是吉祥八宝宫，你就降生在这里。

格萨尔王传史诗历史

◎刘安全

扫一扫更精彩



甘孜发布

五色海

第1026期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炉边漫话

长河说古

◎龚伯勋

大渡河，两大山脉交汇的河。河东为绵亘蜀西的邛崃山脉，河西是伸向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滔滔一水将两大山脉紧紧连在一起，绵绵千载有多少历史大戏在这里上演。

长河(即大渡河)是条连接两大山脉的河，东边属邛崃山脉，西边为横断山脉。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让我们沿着那惊涛拍岸的两岸，去追寻历史的踪迹。首先要寻、要访、要说的，自然是长河地区那几个历史上的重镇了。

大渡河又称长河。大渡河以西便是长河西，这在史籍上并不鲜见：五代孟蜀时“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安抚司”，这里所指的长河西就是大渡河以西。

宋、元大体依旧。元代统领大渡河以西地区的首领就叫“长河西土官”。长河西土官就住在打箭炉(也就是今天康定的炉城镇，亦作打箭炉)，元朝廷还让打箭炉长河西土官做了四川省的“右丞”。

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打箭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刺兀蒙遣理问高惟善向朝廷上交银印，归顺了大明。之后，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任命长河西土官为“宣慰使”，也就是后来的“明正土司”。

元以来，“长河西土官”及之后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就长期住在长河(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可这打箭炉在明代早期还没有完全开市，更没有驻军，算不上“重镇”。那么早年的长河(大渡河)重镇又在何处呢？

沿着长长的历史隧道，往上追溯，我们就会依稀见到一些它的踪迹。

长河(大渡河)周边，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走廊之一。汉、藏、彝、羌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汇、交往以至相融合，可以说这一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摇篮之一。

历代中原王朝在长河(大渡河)地区都有行政、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建置。早在汉代，就有沈黎郡的建置(治所在今泸定的沈村)。唐代便在各部族首领所辖区域内设置了若干羁縻州、县。雅、黎两州在长河地方的羁縻州就有东嘉良州(在今泸定冷碛)、西嘉良州(今泸定嘉靖河坝)、当马州(今泸定岔道)、罗岩州(今泸定岚安)、河东州(在泸定冷碛，原雅州的嘉良州改隶黎州后所置)、大渡州(今泸定沈村，原置大渡县)、叶川州(今泸定湾东、磨西以下地区，后又改为米川州)、南岚州(今康定鱼通地方的元州)。宋时，仍设有罗岩、大渡、米川、河东、南岚等州。

以上所说的那些州，都在长河(大渡河)以东。随着历代中原王朝的逐渐西进，长河(大渡河)地方区的行政、军事建置也渐渐西移：从黎州(在今汉源的清溪)到碉门(今天全)到岩州(即今泸定的岚安)，化林(在今之泸定)、沈边(今泸定沈村)，这些地方都在长河(大渡河)以东。在元代，才西进至哈达(即噶达，今属道孚)，开始在这里驻军设府。直至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西炉之役”后，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才移到了长河西的打箭炉(即今天的康定)。

历史告诉我们，从汉唐到明、清，长河(大渡河)地区堪称“重镇”的，一是今天泸定的沈村，这里曾是沈黎郡、大渡县、大渡戍的治所之所在；其二就要数今天泸定的岚安(即历史上的岩州)了，明代四川几大卫所之一的“岩州卫”就设在这里；第三便是泸定的化林坪，“西炉之役”之前，清王朝屯兵守边的大本营——化林营就设在这里。之后便是河西的哈达(噶达)和打箭炉。而称得上军事、政治、经济中心的，只有明代的岩州，之后的西炉(即打箭炉，今之康定)。

从河东的岩州、化林、沈村，到河西的哈达(噶达)，这些个历史上曾威镇一方的长河(大渡河)重镇，虽早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已在世人的记忆中正渐渐淡去，可它那厚重的历史积淀，最能助我们去认识那古老的长河地方。至于那后崛起于长河之西的打箭炉(西炉)的历史积淀就更加厚重了。

就让我们走进长河地方曾有过的一个个重镇，说说发生在这些地方的一些古老的故事。